

[宋] 孟元老 撰 李士彪 注

东

京梦华录

古
名
城
文
化
丛
书

書 读书中文网
www.rbook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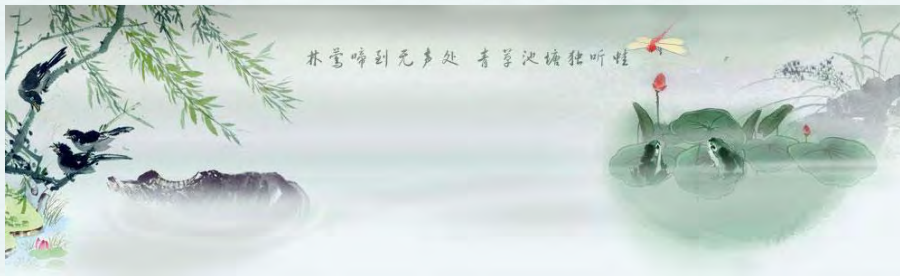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序

仆从先人宦游南北，崇宁癸未到京师，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。渐次长立，正当鞞毂之下，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，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，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。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梭户珠帘，雕车竞争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，箫鼓喧空，几家夜宴。伎巧则惊人耳目，侈奢则长人精神。瞻天表则元夕教池，拜郊孟亭。频观公主下降，皇子纳妃。修造则创建明堂，冶铸则立成鼎彝。观妓籍则府曹衙罢，内省宴回；看变化则举子唱名，武人换授。仆数十年烂赏叠游，莫知厌足。一旦兵火，靖康丙午之明年，出京南来，避地江左，情绪牢落，渐入桑榆。暗想当年，节物风流，人情和美，但成怅恨。近与亲戚会面，谈及曩昔，后生往往妄生不然。仆恐浸久，论其风俗者，失于事实，诚为可惜，谨省记编次成集，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。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，其乐无涯者，仆今追念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。目之曰《梦华录》。然以京师之浩穰，及有未尝经从处，得之于人，不无遗阙。倘遇乡党宿德，补缀周备，不胜幸甚。此录语言鄙俚，不以文饰者，盖欲上下通晓尔，观者幸详焉。

绍兴丁卯岁除日，幽兰居士孟元老序。



卷一

東都外城

东都外城，方圆四十余里。城壕曰护龙河，阔十余丈，濠之内，外，皆植杨柳，粉墙朱户，禁人往来。城门皆瓮城三层，屈曲开门，唯南薰门、新郑门、新宋门、封丘门皆直门两重，盖此系四正门，皆留御路故也。新城南壁，其门有三；正南门曰南薰门；城南一边，东南则陈州门，傍有蔡河水门；西南则戴楼门，傍亦有蔡河水门。蔡河正名惠民河，为通蔡州故也。东城一边，其门有四：东南曰东水门，乃汴河下流水门也，其门跨河，有铁裹窗门，遇夜如闸垂下水面，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，出拐子城，夹岸百余丈；次则曰新宋门；次曰新曹门；又次曰东北水门，乃五丈河之水门也。西城一边，其门有四：从南曰新郑门；次曰西水门，汴河上水门也；次曰万胜门；又次曰固子门；又次曰西北水门，乃金水河水门也。北城一边，其门有四：从东曰陈桥门；（秘大辽人使驿路）次曰封丘门；（北郊御路）次曰新酸枣门；次曰卫州门。（诸门名皆俗呼。其正名如西水门曰利泽，郑门本顺天门，固子门本金耀门）新城每百步设马面、战棚、密置女头，旦暮修整，望之耸然。城里牙道，各植榆柳成荫。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，贮守御之器，有广因兵士二十，指挥每日修造泥饰，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。

舊京城

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，南壁其门有三：正南曰朱雀门，左曰保康门，右曰新门。东壁其门有三：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，河北岸曰旧宋门，次曰旧曹门。西壁其门有三：从南曰旧郑门，次汴河北岸角门子，次曰梁门。

北壁其门有三：从东曰旧封丘门，次曰景龙门，（乃大内城角实篆宫前也）次曰金水门。

河道

穿城河道有四。南壁曰蔡河，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，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，河上有桥十一，自陈州门里曰观桥（在五岳观后门），从北，次曰宣泰桥，次曰云骑桥，次曰横桥子（在彭婆婆宅前），次曰高桥，次曰西保康门桥，次曰龙津桥（正对内前），次曰新桥，次曰太平桥（高殿前宅前），次曰巢麦桥，次曰第一座桥，次曰宜男桥，出戴楼门外曰四里桥。中曰汴河，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，东去至泗州，入淮，运东南之粮，凡东南方物，自此入京城，公私仰给焉。自东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，河上有桥十三，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，其桥无柱，皆以巨木虚架，饰以丹雘，宛如飞虹，其上下桥亦如之；次曰顺成仓桥，入水门里曰便桥，次曰下土桥，次曰上土桥，投西角子门曰相国寺桥。次曰州桥（正名天汉桥），正对于大内御街，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，唯西河平船可过，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，唯西河平船可过，其柱皆青石为之，石梁石笋楯栏，近桥两岸，皆石壁，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，桥下密排石柱，盖车驾御路也。州桥之北岸御路，东西两阙，楼观对耸；桥之西有方浅船二只，头置巨干铁枪数条，岸上有铁索三条，遇夜绞上水面，盖防遗火舟船矣。西去曰浚仪桥，次曰兴国寺桥（亦名马车衙桥），次曰太师府桥（蔡相宅前），次曰金梁桥，次曰西浮桥（旧以船为之桥皆用木厘矣），次曰西水门便桥，门外曰横桥。东北曰五丈河，来自济郛，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，自新曹门北入京，河上有桥五：东去曰小横桥，次曰广备桥，次曰蔡市桥，次曰青晕桥、染院桥。西北曰金水河，自京城西南分京、索河水筑堤，从汴河上用木槽架过，从西北水门入京城，夹墙遮拥，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。河上有桥三：曰白虎桥、横桥、五王宫桥之类。又曹门小河子桥曰念佛桥，盖内诸司鞞官亲事官之类，军营皆在曹门，侵晨上直，有瞽者在桥上念经求化，得其名矣。

大内

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，门皆金钉朱漆，壁皆砖石间甃，镌镂龙凤飞去之状，莫非雕甍画栋，峻桷层榱，覆以琉璃瓦，曲尺朵楼，朱栏彩槛，下列两阙亭相对，悉用朱红杈子。入宣德楼正门，乃大庆殿，庭设两楼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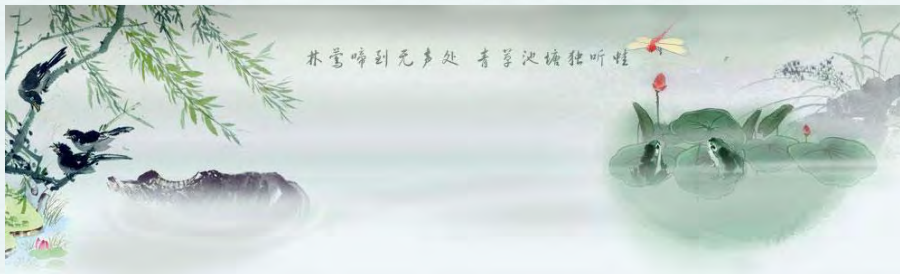
如寺院钟楼，上有太史局，保章正测验刻漏，逐时刻执牙牌奏。每遇大礼车驾斋宿及正朔朝会于此殿。殿外左右横门曰左右长庆门。内城南壁有门三座，系大朝会趋朝路。宣德楼左曰左掖门，右曰右掖门。左掖门里乃时堂，右掖门里西去乃天章、宝文等阁。宫城至北廊约百余丈。入门东去街北廊乃枢密院，次中书省，次都堂（宰相朝退治事于此），次门下省，次大庆殿。外廊横门北去百余步，又一横门，每日宰执趋朝，此处下马；余侍从台谏於第一横门下马，行至文德殿，入第二横门。东廊大庆殿东偏门，西廊中书、门下后省，次修国史院，次南向小角门，正对文德殿（常朝殿也）。殿前东西大街，东出东华门，西出西华门。近里又两门相对，左右嘉肃门也。南去左右银台门。自东华门里皇太子宫入嘉肃门，街南大庆殿后门、东西上濩门，街北宣祐门。南北大街西廊，面东曰凝晕殿，乃通会通门，入禁中矣。殿相对东廊门楼，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。殿上常列禁卫两重，时刻提警，出入甚严。近里皆近侍中贵。殿之外皆知省、御药、幕次、快行、亲从官、鞞官、车子院、黄院子、内诸司兵士，只候宣唤；及官禁买卖进贡，皆由此入。唯此浩穰诸司，人自卖饮食珍奇之物，市井之间未有也。每遇早晚进膳，自殿中省对凝晕殿，禁卫成列，约栏不得过往。省门上有一人呼喝，谓之“拨食家”。次有紫衣、裹脚子向后曲折幞头者，谓之“院子家”，托一合，用黄绣龙合衣笼罩，左手携一红罗绣手巾，进入于此，约十余合，继托金瓜合二十余面进入，非时取唤，谓之“泛索”。宣祐门外，西去紫宸殿（正朔受朝于此）。次曰文德殿（常朝所御），次曰垂拱殿，次曰皇仪殿，次曰集英殿。（御宴及试举人于此）后殿曰崇政殿、保和殿。内书阁曰睿思殿。后门曰供辰门。东华门外，市井最盛，盖禁中买卖在此，凡饮食、时新花果、鱼是鳖蟹、鹑兔脯腊、金玉珍玩衣着，无非天下之奇。其品味若数十分，客要一二十味下酒，随索目下便有之。其岁时果瓜，蔬茹新上市，并茄瓠之类，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，诸濩分争以贵价取之。

内諸司

内诸司皆在禁中，如学士院、皇城司、四方馆、客省、东西上濩门、通进司、内弓箭枪甲军器等库、翰林司、内侍省、入内内侍省、内藏库、奉宸库、晾福殿库、延福宫、殿中省六尚局、（尚药、尚食、尚鞞、尚醢、尚舍、尚衣）诸濩分、内香药库、后苑作、翰林书艺局、医官局、天章简单阁，明堂颁朔布政府。

外諸司

外諸司：左右金吾街仗司、法酒庫、內酒坊、牛羊司、乳酪院、儀鸞司（帳設局也）、車略院、供奉庫、雜物庫、雜賣務、東西作坊、萬全（造軍器所）、修內司、文思院、上下界綾錦院、文綉院、軍器所、上下竹木務、箔場、車營、致遠務、驛務、駝坊、象院、作坊、物料庫、東西窰務、內外物庫、油醋庫、京城守具所、鞍轡庫、養馬曰左右騏驎院、天驕十監、河南北十炭場、四熟藥局、內外柴炭庫、軍頭引見司、架子營（樓店務，店宅務）、權貨務、都茶場、大宗正司、左藏大觀元豐宣和等庫、編估局、打套所。諸米麥等：自州東虹橋元豐倉、順成倉，東水門里廣濟、里河折中、外河折中、富國、廣盈、萬盈、永豐、濟遠等倉，陳州門里麥倉子，州北夷門山、五太河諸倉，約共有五十餘所。日有支納下卸，即有下卸，指軍兵士支遣，即有袋家每人肩兩石布袋。遇有支遣，倉前成市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。生意同冬月諸鄉納粟秆草，牛車闐塞道路，車尾相銜，數千萬量不絕，場內堆積如山。諸軍打請，營在州北，即往州南倉，不許僱人般担，並要親自肩來，祖宗之法也。



卷二

御街

坊巷御街，自宣德楼一直南去，约阔二百余步，两边乃御廊，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，自政和间官司禁止，各安立黑漆杈子，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，中心御道，不得人马行往，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。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，宣和间尽植莲荷，近岸植桃李梨杏，杂花相间，春夏之间，望之如绣。

宣德樓前省府宮宇

宣德楼前，左南廊对左掖门，为明堂颁朔布政府。秘书省右廊南对右掖门。近东则两府八位，西则尚书省。御街大内前南去，左则景灵东宫，右则西宫。近南大晟府，次曰太常寺。州桥曲转，大街面南，曰左藏库。近东郑太宰宅、青鱼市内行、景灵东宫。南门大街以东，南则唐家金银铺、温州漆器什物、大相国寺，直至十三间楼、旧宋门。自大内西廊南去，即景灵西宫，南曲对即报慈寺街、都进奏院、百钟圆药铺，至浚仪桥大街。西宫南皆御廊杈子，至州桥投西大街，乃果子行。街北都亭驿（大辽驿也），相对梁家珠子铺。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。至浚仪桥之西。御街一直南去，过州桥，两边皆居民。街东车家炭，张家酒店，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、李家香铺、曹婆婆肉饼、李四分茶。至朱雀门街西过桥，即投西大街，谓之曲院街，街南遇仙正店，前有楼子，后有台，都人谓之“台上”。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，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街北薛家分茶、羊饭、热羊肉铺。向西去皆妓女馆舍，都人谓之“院街”。御廊西即鹿家包子。余皆羹店、分茶、酒店、香药铺、居民。

朱雀門外街巷

出朱雀门东壁，亦人家。东去大街、麦梨巷、状元楼，余皆妓馆，至保康门街。其御街东朱雀门外，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，亦妓馆。以南东西两教坊，余皆居民或茶坊。街心市井，至夜尤盛。过龙津桥南去，路心又设朱漆杈子，如内前。东刘廉访宅，以南太学、国子监。过太学，又有横街，乃太学南门。街南熟药惠民南局。以南五里许，皆民居。又东去横大街，乃五岳观后门。大街约半里许，乃看街亭，寻常车驾行幸，登亭观马骑于此。东至贡院、什物库、礼部、贡院车营务、草场。街南葆真宫，直至蔡河云骑桥。御街至南薰门里街西五岳观，最为雄壮。自西门东去观桥、宣泰桥，柳阴牙道，约五里许，内有中太一宫、佑神观。街南明丽殿、奉灵园。九成宫内安顿九鼎。近东即迎祥池，夹岸垂杨，菰蒲莲荷，凫雁游泳其间，桥亭台榭，棋布相峙，唯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一日。龙津桥南西壁邓枢密宅，以南武常巷内曲子张宅、武成王庙。以南张家油饼、明节皇太宅。西去大街，曰大巷口。又西曰清风楼酒店，都人夏月多乘凉于此。以西老鸦巷口军器所，直接第一座桥。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观，延接四方道民于此。以南西去小巷口三学院，西去直抵宜男桥小巷，南去即南薰门。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，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，谓正与大内相对，唯民间所宰猪，须从此入京，每日至晚，每群万数，止十数人驱逐，无有乱行者。

州橋夜市

出朱雀门，直至龙津桥。自州桥南去，当街水饭、爇肉、干脯。王楼前獾儿、野狐、肉脯、鸡。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、鸡皮、腰肾、鸡碎，每个不过十五文。曹家从食。至朱雀门，旋煎羊、白肠、鲋脯、黎冻鱼头、姜豉类子、抹脏、红丝、批切羊头、辣脚子、姜辣萝卜。夏月麻腐鸡皮、麻饮细粉、素签纱糖、冰雪冷元子、水晶皂儿、生淹水木瓜、药木瓜、鸡头穰沙糖、绿豆，甘草冰雪凉水、荔枝膏、广芥瓜儿、咸菜、杏片、梅子姜、莼苳笋、芥辣瓜旋儿、细料饅飶儿、香糖果子、间道糖荔枝、越梅、离刀紫苏膏、金丝党梅、香柰元，皆用梅红匣儿盛贮。冬月盘兔、旋炙猪皮肉、野鸭肉、滴酥水晶鲙、煎夹子、猪脏之类，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，谓之杂嚼，直至三更。

東角樓街巷

自宣德东去东角楼，乃皇城东南角也。十字街南去姜行。高闪街北去，从纱行至东华门街、晨晖门、宝篆宫，直至旧酸枣门，最是铺席要闹。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。东去乃潘楼街，街南曰“鹰店”，只下贩鹰鹞客，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。南通一巷，谓之“界身”，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，屋宇雄壮，门面广阔，望之森然，每一交易，动即千万，骇人闻见。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，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，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。至平明，羊头、肚肺、赤白腰子、奶房、肚肱、鹌兔、鸠鸽、野味、螃蟹、蛤蜊之类，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另碎作料。饭后饮食上市，如酥蜜食、刺钵、磴砂团子、香糖果子、蜜煎雕花之类。向晚卖河萎头面、冠梳领抹、珍玩动使之类。东去则徐家瓠羹店。街南桑家瓦子，近北则中瓦，次里瓦。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。内中瓦子、莲花棚、牡丹棚、里瓦子、夜叉棚、象棚最大，可容数千人。自丁先现、王团子、张七圣辈，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。瓦中多有货药、卖卦、喝故衣、探搏、饮食、剃剪、纸画、令曲之类。终日居此，不觉抵暮。

潘樓東街巷

潘楼东去十离街，谓之土市子，又谓之竹竿市。又东十字大街，曰从行裹角，茶坊每五更点灯，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，至晓即散，谓之“鬼市子”。以东街北赵十万宅街，南中山正店、东榆林巷、西榆林巷。北郑皇后宅。东曲首向北墙畔单将军庙，乃单雄信墓也，上有枣树，世传乃枣槊发芽生长成树，又谓之刺家子巷。又投东，则旧曹门街，北山子茶坊，内有仙洞、仙桥，仕女往往夜游，吃茶于彼。又李生菜小儿药铺、仇防御药铺。出旧曹门，朱家桥瓦子。下桥，南斜街、北斜街，内有泰山庙，两街有妓馆。桥头人烟市井，不下州南。以东牛行街、下马刘家药铺、看牛楼酒店，亦有妓馆，一直抵新城。自土市子南去铁屑楼酒店、皇建院街、得胜桥郑家油饼店，动二十余炉，直南抵太庙街、高阳正店，夜市尤盛。土市北去，乃马行街也，人烟浩闹。先至十字街，曰鹌儿市，向东曰东鸡儿巷，向西曰西鸡儿巷，皆妓馆所居。近北街曰杨楼街，东曰庄楼，今改作和乐楼，楼下乃卖马市也。近北曰任店，今改作欣乐楼，对门马铛家羹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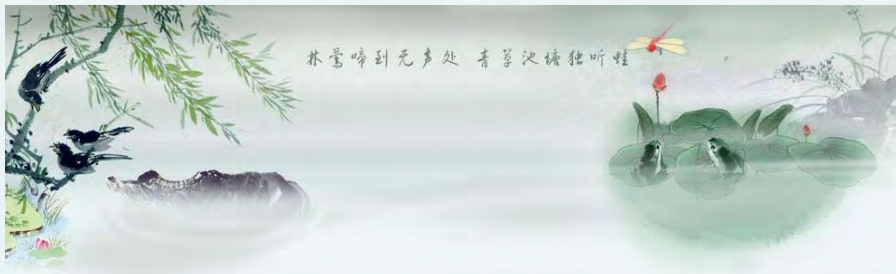
酒樓

凡京师酒店，门首皆缚彩楼欢门，唯任店入其门，一直主廊约百余步，南北天井两廊皆小濠子，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，聚於主廊口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若神仙。北去杨楼，以北穿马行街，东西两巷，谓之大小货行，皆工作技巧所居。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，大货行通牒纸店白矾楼，后改为丰乐楼，宣和间，更修三层相高。五楼相向，各有飞桥栏槛，明暗相通，珠帘绣额，灯烛晃耀。初开数日，每先到者赏金旗，过一两夜，则已元夜，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。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，以第一层下视禁中。大抵诸酒肆瓦市，不以风雨寒暑，白昼通夜，骈闐如此。州东宋门外仁和店、姜店，州西宣城楼、药张四店、班楼，金梁桥下刘楼，曹门蛮王家、乳酪张家，州北八仙楼，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，郑门河王家，李七家正店，景灵宫东墙长庆楼。在京正店七十二户，此外不能遍数，其余皆谓之“脚店”。卖贵细下酒，迎接中贵饮食，则第一白厨，州西安州巷张秀，以次保康门李庆家，东鸡儿巷郭厨，郑皇后宅后宋厨，曹门砖筒李家，寺东骰子李家，黄胖家。九桥门街市酒店，彩楼相对，绣旆相招，掩翳天日。政和后来，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。

飲食果子

凡店内卖下酒厨子，谓之“茶饭量酒博士”。至店中小儿子，皆通谓之“大伯”。更有街坊妇人，腰系青花布手巾，绾危髻，为酒客换汤斟酒，俗谓之“焮糟”。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辈饮酒，近前小心供过，使令买物命妓，取送钱物之类，谓之“闲汉”。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，或献果子香药之类，客散得钱，谓之“厮波”。又有下等妓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，谓之“礼客”，亦谓之“打酒坐”。又有卖红色或果实萝卜之类，不问酒客买与不买，散与坐客，然后得钱，谓之“撒暂”。如此处处有之。唯州桥炭张家、乳酪张家，不放前项人入店，亦不卖下酒，唯以好淹藏菜蔬，卖一色好酒。所谓茶饭者，乃百味羹、头羹、新法鹤子羹、三危羹、二色腰子、虾蕈、鸡蕈、浑炮等羹、旋索粉、玉棋子、群仙羹、假河钝、白渫齏、货鳊鱼、假元鱼、决明兜子、决明汤齏、肉醋托胎衬肠沙鱼、两熟紫苏鱼、假蛤蜊、白肉、夹面子茸割肉、胡饼、汤骨头、乳炊羊肫、羊闹厅、羊角、炙腰子、鹅鸭、排蒸荔枝腰子、还元腰子、烧臄子、入炉细项、莲花鸭、签酒炙肚肱、虚汁垂丝羊头、入炉羊羊头、签鹅鸭、签鸭、签盘兔、炒兔、葱泼兔、假野狐、金丝肚羹、

石肚羹、假炙獐、煎鹤子、生炒肺、炒蛤蜊、炒蟹、炸蟹、洗手蟹之类，逐时旋行索唤，不许一味有阙，或别呼索变。造下酒亦即时供应。又有外来托卖炙鸡、煨鸭、羊脚子、点羊头、脆筋巴子、姜虾、酒蟹、獐巴、鹿脯、从食蒸作、海鲜时果、旋切莴苣生菜、西京笋。又有小儿子，着白虔布衫，青花手巾，挟白磁缸子，卖辣菜。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，乃旋炒银杏、栗子、河北鹅梨、梨条、梨干、梨肉、胶枣、枣圈、桃圈、核桃、肉牙枣、海红嘉庆子、林檎旋乌李、李子旋樱桃、煎西京雪梨、夫梨、甘棠梨、凤栖梨、镇府浊梨、河阴石榴、河阳查子、查条、沙苑温棹、回马李萄、西川乳糖、狮子糖、霜蜂儿、橄榄、温柑、绵柞金桔、龙眼、荔枝、召白藕、甘蔗、漉梨、林檎干、枝头干、芭蕉干、人面子、马览子、榛子、榧子、虾具之类。诸般蜜煎香药、果子罐子、党梅、柿膏儿、香药、小元儿、小腊茶、鹏沙元之类。更外卖软羊诸色包子，猪羊荷包，烧肉干脯，玉板鲜鲈、鲈片酱之类。其余小酒店，亦卖下酒，如煎鱼、鸭子、炒鸡兔、煎煨肉、梅汁、血羹、粉羹之类。每分不过十五钱。诸酒店必有厅院，廊庑掩映，排列小渡子，吊窗花竹，各垂帘幕，命妓歌笑，各得稳便。



卷三

馬行街北諸醫鋪

马行北去，乃小货行，时楼大骨传药铺，直抵正系旧封丘门，两行金紫医官药铺，如杜金钩家、曹家、独胜元、山水李家，口齿咽喉药；石鱼儿、班防御、银孩儿、柏郎中家，医小儿；大鞋任家，产科。其余香药铺席、官员宅舍、不欲遍记。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，车马阗拥，不可驻足，都人谓之“里头”。

大内西右掖門外街巷

大内西去右掖门、祆庙，直南浚仪桥街，西尚书省东门，至省前横街南，即御史台，西即郊社。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，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，史家瓠羹、万家馒头，在京第一。次曰吴起庙。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，西去踊路街，南太平兴国寺后门，北对启圣院街，以西殿前司相对清风楼、无比客店、张戴花洗面药、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、丑婆婆药铺、唐家酒店，直至梁门，正名闾阖。出梁门西去，街北建隆观，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，都人用之。街南蔡太师宅，西去州瓦子，南自汴河岸，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，约一里有余，过街北即旧宣城楼。近西去金梁桥街、西大街、荆筐儿药铺、枣王家金银铺。近北巷口熟药惠民西局。西去瓮市子，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。西去盖防御药铺，大佛寺。都亭西驿，相对京城守具所。自瓮市子北去大街，班楼酒店，以北大三桥子，至白虎桥，直北即卫州门。

大内前州桥东街巷

大内前州桥之东，临汴河大街，曰相国寺，有桥平正，如州桥，与保康门相对。桥西贾家瓠羹，孙好手馒头，近南即保康门潘家黄耆圆。延宁宫禁，女道士观，人罕得入。街西保康门瓦子，东去沿城皆客店，南方官员商贾兵级，皆於此安泊。朱芝四圣观、袜拗巷。以东城角定力院，内有朱梁高祖御容。出保康门外，新建三尸庙、德安公庙。南至横街，西去通御街，曰麦稍巷口。以南太学东门，水柜街余家染店。以南街东法去寺。又西去横街、张駙马宅。寺南佑神观后门。

相国寺内万姓交易

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，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，珍禽奇兽，无所不有。第二、三门皆动用什物，诞中设彩幕露屋义铺，卖铺合、簾席、屏帟、洗漱、鞍辔、弓箭、时果、腊脯之类。近佛殿，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，赵文秀笔，及潘谷墨，占定两廊，皆诸寺师姑卖绣作、领抹、花朵、珠翠头面、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、特髻冠子、缘线之类。殿后资圣门前，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。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。寺三门阁上并资圣门，各有金铜铸罗汉五百尊、佛牙等，凡有斋供，皆取自方开三门。左右有两瓶琉璃塔，寺内有智海、惠林、宝梵、河沙东西塔院，乃出角院舍，各有住持僧官，每遇斋会，凡饮食茶果，动使器皿，虽三五百分，莫不咄嗟而办。大殿两廊，皆国朝名公笔迹，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，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。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。大殿朵廊，皆壁隐楼殿人物，莫非精妙。

寺东门街巷

寺东门大街，皆是幞头、腰带、书籍、冠朵铺席，丁家素茶。寺南即录事项妓馆。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。北即小甜水巷，巷内南食店甚盛，妓馆亦多。向北李庆糟姜铺。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。又向北曲东李务街、高头街、妾行后巷，乃脂皮画曲妓馆。南北讲堂巷、孙殿丞药铺、靴店。出界身北巷，巷口宋家生药铺，铺中两壁，皆李成所画山水。自景灵宫东门大街向东，街北旧乾明寺，沿火改作五寺三监。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，以东熙熙楼客店，都下着数。以东街南高阳正店，向北入马行。向东，街

北曰车略院，南曰第二甜水巷。以东审计院，以东桐树子韩家，直抵太庙前门。南往观音院，乃第一条甜水巷也。太庙北入榆林巷，通曹门大街，不能遍数也。

上清宫

上清宫，在新宋门里街北，以西茆山下院。醴泉观，在东水门里。观音院，在旧宋门后太庙南门。景德寺，在上清宫背，寺前有桃花洞，皆妓馆。开宝寺，在旧封丘门外斜街子，内有二十四院，惟仁王院最盛。天清寺，在州北清晖桥。兴德院，在金水门外。长生宫，在鹿家巷。显宁寺，在炭场巷。北婆台寺，在陈州门里。兜率寺，在红门道地。踊佛寺，在州西草场巷街。南十方静因院，在州西油醋巷。浴室院，在第三条甜水巷。福田院，在旧曹门外。报恩寺，在卸盐巷。太和宫女道士，在州西洪桥子大街。洞元观又道士，在班楼北。瑶华宫，在金水门外。万寿观，在旧酸枣门外十王宫前。

馬行街鋪席

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祆庙斜街州北瓦子，新封皇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，余诸班直军营相对，至门约十里余，其余坊巷院落，纵横万数，莫知纪极。处处拥门，各有茶坊酒店，勾肆饮食。市井经纪之家，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，不置家蔬。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、段家爇物、石逢巴子，南食则寺桥金家、九曲子周家，最为屈指。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又复开张。如要闹去处，通晓不绝。寻常四梢远静去处，夜市亦有焦酸赚、猪胰、胡饼、和菜饼、糝儿、野狐肉、果木翘羹、灌肠、香糖果子之类。冬月虽大风雪阴雨，亦有夜市：菜、子姜豉、抹脏、红丝水晶脍、煎肝脏、蛤蜊、螃蟹、胡桃、泽州饧、奇豆、鹅梨、石榴、查子、漓理、糍糕、团子、盐豉汤之类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。盖都人公私荣干，夜深方归也。

般載雜膏

东京般载车，大者曰“太平”，上有箱无盖，箱如构栏而平，板壁前出两木，长二三尺许，驾车人在中间，两手扶捉鞭里驾之，前列骡或驴二十余，前后作两行；或牛五七头拽之。车两轮与箱齐，后有两斜木脚拖夜；

中间悬一铁铃，行即有声，使远来者车相避。乃于车后系驴骡二头，遇下峻险桥路，以鞭唬之，使倒坐绳车，令缓行也。可载数十石。官中车惟用驴差小耳。其次有“平头车”，亦如“太平车”而小，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，梢横一木，以独牛在辕内，项负横木，人在一边，以手牵牛鼻绳驾之，酒店多以此载酒梢桶矣。梢桶如长水桶，面安厝口，每梢三斗许，一贯五百文。又有宅眷坐车，与“平头车”大抵相似，但棕作盖，及前后有构栏门，垂帘。又有独轮车，前后二人把驾，两旁两人扶拐，前有驴拽，谓之“串车”，以不用耳子转轮也。般载竹木瓦石。但无前辕，止一人或两人推之。此画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，不中载物也。平盘两轮，谓之“浪子车”，唯用人拽。又有载巨石大木，只有短梯盘而无轮，谓之“痴车”，皆省人力也。又有驼骡驴馱子，或皮或竹为之，如方匾竹差，两搭背上，斛礼则用布袋驼之。

都市錢陌

都市钱陌，官用七十七，街市通用七十五，鱼肉菜七十二陌，金银七十四，珠珍、雇婢妮、买虫蚁六十八，文字五十六陌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。

僱覓人力

凡雇觅人力，干当人、酒食、作匠之类，各有行老供雇。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。

防火

每坊巷三百步许，有军巡铺屋一所，铺兵五人，夜间巡警收领公事。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，楼上有人卓望。下有官屋数间，屯驻军兵百余人，及有救火家事，谓如大小桶、酒子、麻搭、斧锯、梯子、火叉、大索、铁猫儿之类。每遇有遗火去处，则有马军奔报。军厢主马步军、殿前三衙、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，不劳百姓。

天曉諸人入市

每日交五更，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，亦各分地分，日间求化。诸趋朝入市之人，闻此而起。诸门桥市井已开，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，叫饶骨头，间有灌肺及炒肺。酒店多点灯烛沽卖，每分不过二十文，并粥饭点心。亦间或有卖洗面水，煎点汤茶药者，直至天明。其杀猪羊作坊，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，动即百数。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，谓之果子行。纸画儿亦在彼处，行贩不绝。其卖麦面，每秤作一布袋，谓之“一窠”；或三五秤作一窠，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，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，至天明不绝。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，吟叫百端。

諸色雜賣

若养马，则有两人日供切草；养犬则供饧糟；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。其鞦路、钉饺、箍桶、修整动使、掌鞋、刷腰带、修幞头帽子、补角冠。日供打香印者，则管定辅席人家管额，时节即印施佛像等。其供人家打水者，各有地分坊巷，及有使漆、打钗环、荷大斧斫柴、换扇子柄、供香饼子、炭团，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，举意皆在目前。或军营放停，乐人动鼓乐于空闲，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，散糖果子之类，谓之“卖梅子”，又谓之“把街”。每日如宅舍宫院前，则有就门卖羊肉、头肚、腰子、白肠、鹌兔鱼虾、退毛鸡鸭、蛤蜊、螃蟹、杂爨、香药果子，博卖冠梳领抹、头面衣着、动使铜铁器、衣箱、磁器之类。亦有扑上件物事者，谓之“勘宅”。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，向背聚居，谓之“院子”，皆小民居止，每日卖蒸梨枣、黄糕糜、宿蒸饼、发牙豆之类。每遇春时，宫中差人夫监淘在城渠，别开坑盛淘出者泥，谓之“泥盆”，候官差人来检视了方盖覆。夜间出入，月黑宜照管也。



卷四

軍頭司

军头司每旬休按阅内等子、相扑手、剑棒手格斗。诸军营殿前指挥使直，在禁中有左右班、内殿直、散员、散都头、散直、散指挥。御龙左右直系打御从物：御龙、骨朵子。直弓箭、直弩、直习驭、直骑御马、钩容直、招箭班、金枪班、银枪班。殿侍诸军东西五班常入只候，每日教阅野战。每遇诸路解到武艺人，对御格斗。天武、捧日、龙卫、神卫，各二十指挥，谓之上四军，不出戍。骁骑、云骑，拱圣、龙猛、龙奇，各十指挥。殿前司、步军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挥，虎翼水军、宣武各十五指挥，神勇、广勇各十指挥，飞山、床子弩、雄武、广固等指挥。诸司则宣效六军，武肃、武和、街道司诸司诸军指挥，动以百数。诸宫观宅院各有清卫厢军禁军剩员十指挥。其余工匠、修内司、八作司、广固作坊、后苑作坊、书艺局、绫锦院、文绣院、内酒坊、法酒库、牛羊司、酒醋库、仪鸾司、翰林司、喝探、武严、鞞官、车子院、皇城官、亲从官、亲事官、上下宫、皇城、黄皂院子、涤除，各有指挥，记省不尽。

皇太子納妃

皇太子纳妃，鹵部仪仗，宴乐仪卫。妃乘厌翟车，车上设紫色团盖，四柱维幕，四重大带，四马驾之。

公主出降

公主出降，亦设仪仗、行幕、步障、水路。凡亲王公主出则有之。皆系街道司兵级数十人，各执扫具、镀金银水桶，前导洒之，名曰“水路”。用檐床数百，铺设房卧，并紫衫卷脚幞头。天武官抬舁。又有宫嫔数十，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，红罗销金袍帔，乘马双控双搭青盖前导，谓之“短辇”。前后用红罗销金掌扇遮族，乘金铜檐子，覆以剪棕，朱红梁脊，上列渗金铜铸去风花朵檐子，约高五尺许，深入尺，阔四尺许，内容六人，四维垂绣额珠帘，白藤间花。匡箱之外，两壁出栏槛皆缕金花，装雕木人物神仙。出队两竿十二人，竿前后皆设绿丝绦金鱼勾子勾定。

皇后出乘輿

皇太后、皇后出乘者，谓之“輿”。比檐子稍增广，花样皆龙，前后檐皆剪棕，仪仗与驾出相似而少，仍无驾头、警蹕耳。士庶家与贵家婚嫁，亦乘檐子，史夫脊上铜凤花朵，左右两军，自有假赁所在。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，不须借莉。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，如檐子样制，亦可容六人，前后有小勾栏，底下轴贯两兵朱轮，前出长辕约七八尺，独牛驾之，亦可假赁。

雜賃

若凶事出殡，自上而下，凶肆各有体例。如方相、车輿、结络、彩帛，皆有定价，不须劳力。寻常出街市干事，稍似路远倦行，逐坊巷桥市，自有假赁鞍马者，不过百钱。

修整雜賃及齋僧請道

悦欲修整屋宇，泥补墙壁，生辰忌日，欲设斋僧尼道士，即早晨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，谓之杂货工匠，以至杂作人夫，道士僧人，罗立会聚，候人请唤，谓之“罗斋”。竹木作料，亦有铺席。砖瓦泥匠，随手即就。

筵會假賃

凡民间吉荔筵会，椅桌陈设，器皿合盘，酒檐动使之类，自有茶酒司管赁。吃食下酒，自有厨司，以至托盘、下请书、安排坐次、尊前执事歌说观酒，谓之“白席人”。总谓之“四司人”。欲就园馆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，举意便办，亦各有地分，承揽排备，自有则例，亦不敢过越取钱。虽百十分，厅馆整肃，主人只出钱而已，不用费力。

會仙酒樓

如州东仁和店、新门里会仙楼正店，常有百十分厅馆，动使各各足备，不尚少阙一件。大抵都人风俗奢侈，度量稍宽，凡酒店中不问何人，止两人对坐饮酒，亦须用注碗一副，盘盂两副，果菜碟各五片，水菜碗三五只，即银近百两矣。虽一人独饮，碗遂亦用银盂之类。其果子菜蔬，无非精洁。若别要下酒，即使人外买软羊、龟背、大小骨、诸色包子、玉板鲈、生削巴子、瓜姜之类。

食店

大凡食店，大者谓之“分茶”，则有头羹、石髓羹、白肉、胡饼、软羊、大小骨角、炙犒腰子、石肚羹、入炉羊羮、生软羊面、桐皮面、姜泼刀、回刀、冷淘、横子、寄炉面饭之类。吃全茶，饶馐头羹。更有川饭店，则有插肉面、大爨面、大小抹肉淘、剪爨肉、杂煎事件、事熟烧饭。更有南食店：鱼兜子、桐皮熟脍面、煎鱼饭。又有瓠羹店，门前以枋木及花样启结缚如山棚，上挂成边猪羊，相间三二十边。近里门面窗户，皆朱绿装饰，谓之“欢门”。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。客坐，则一人执箸纸，遍问坐客。都人侈纵，百端呼索，或热或冷，或温或整，或绝冷、精浇、臆浇之类，人人索唤不同。行菜得之，近局次立，从头唱念，报与局内。当局者谓之“铛头”，又曰“着案”讫。须臾，行菜者左手杈三碗、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，散下尽合各人呼索，不容差错。一有差错，坐客白之主人，必加叱骂，或罚工价，甚者逐之。吾辈入店，则用一等琉璃浅椀，谓之“碧碗”，亦谓之“造羹”，菜蔬精细，谓之“造馐”，每碗十文。面与肉相停，谓之“合羹”；又有“单羹”，乃半个也。旧只用匙，今皆用箸矣。更有插肉、拨刀、炒羊、细物料、棋子、馄饨店。及有素分茶，

如寺院斋食也。又有菜面、胡蝶齏酪，及卖随饭、荷包、白饭、旋切细料饅饅儿、瓜齏、萝卜之类。

肉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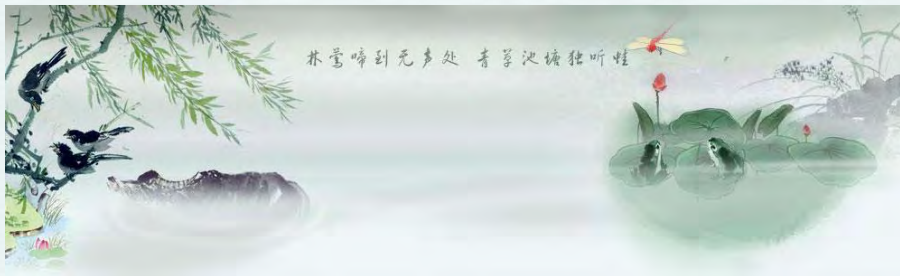
坊巷桥市，皆有肉案，列三五人操刀，生熟肉从便索唤，阔切、片批、细抹、顿刀之类。至晚即有爇爆熟食上市。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。

餅店

凡餅店有油餅店，有胡餅店。若油餅店，即卖蒸餅、糖餅、装合、引盘之类。胡餅店即卖门油、菊花、宽焦、侧厚、油栗、髓餅、新样满麻。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。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。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、皇建院前郑家最盛，每家有五十余炉。

魚行

卖生鲁则用浅抱桶，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，或循街出卖，每日早惟新郑门、西水门、万胜门，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。冬用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，谓之“车鱼”，每斤不上一百文。



卷五

民俗

凡百所卖饮食之人，装鲜净盘合器皿，车檐动使奇巧，可爱食味和羹，不敢草略。其卖药卖卦，皆具冠带。至于乞丐者，亦有规格。稍似懈怠，众所不容。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，各有本色，不敢越外。谓如香铺裹香人，即顶帽披背；质库掌事，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。街市行人，便认得是何色目。加之人情高谊，若见外方人为都人凌欺，众必救护之。或见军铺收领到斗争公事，横身劝救，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，亦无惮也。或有从外新来，邻左居住，则相借莉动使，献遣汤茶，指引买卖之类。更有提茶瓶之人，每日邻里互相支茶，相问动静。凡百吉凶之家，人皆盈门。其正酒店户，见脚店三两次打酒，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。以至贫下人家，就店呼酒，亦用银器供送。有连夜饮者，次日取之。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，银器供送，亦复如是。其阔略大量，天下无之也。以其人烟浩穰，添十数万众不加多，减之不觉少。所谓花阵酒地，香山药海。别有幽坊小巷，燕馆歌楼，举之万数，不欲繁碎。

京瓦伎艺

崇、观以来，在京瓦肆伎艺：张延叟，《孟子书》。主张小唱：李师师、徐婆惜、封宜奴、孙三四等，诚其角者。嘌唱弟子：张七七、王京奴、左小四、安娘、毛团等。教坊减罢并温习：张翠盖、张成弟子、薛子大、薛子小、俏枝儿、杨总惜、周寿奴、称心等。般杂剧：杖头傀儡，张金线。李外宁，药发傀儡。张臻妙、温奴哥、真个强、没勃脐、小掉刀，筋骨上索杂手伎。浑身眼、李宗正、张哥，球仗喝弄。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

高恕、李教详，讲史。李髓、杨中立、张十一、徐明、赵世亨、贾九，小说。王颜喜、盖中宝、刘名广，散乐。张真奴，舞旋。杨望京，小作相扑、杂剧、掉刀、蛮牌。董十五、赵七、曹保义、朱婆儿、没困驼、风僧哥、俎六姐，影戏。丁仪、瘦吉等，弄乔影戏。刘百禽，弄虫蚁。孔三传、耍秀才、诸宫调。毛详、霍百丑，商谜。吴八儿，合生。张山人，说诨话。刘乔、河北子、帛遂、吴牛儿、达眼五、重明乔、骆驼儿、李敦等，杂班。外入孙三神鬼。霍四究，说《三分》。尹常卖，《五代史》。文八娘，叫果子。其余不可胜数。不以风雨寒暑。诸棚看人，日日如是。教坊钧容直，每遇旬休安乐，亦许人观看。每遇内宴前一月，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，习队舞，作乐杂剧节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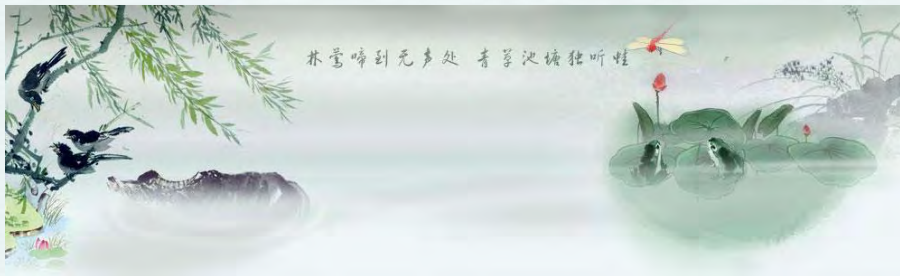
娶婦

凡娶媳妇，先起草贴子，两家允许，然后起细贴子，序三代名讳，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。次檐许口酒，以络盛酒瓶，装以大花八朵、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杖，又以花红缴檐上，谓之“缴檐红”，与女家。女家以淡水二瓶，活鱼三五个，箸一双，悉送在元酒瓶内，谓之“回鱼箸”。或下小定、大定，或相媳妇与不相。若相媳妇，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，即以钗子插冠中，谓之“插钗子”；或不入意，即留一两端彩段，与之压惊，则此亲不谐矣。其媒人有数等，上等戴盖头，着紫背子，说官亲宫院恩泽；中等戴冠子，黄包髻背子，或只系裙手，把青凉伞儿，皆两人同行。下定了，即旦望媒人传语。遇节序，即以节物头面羊酒之类追女家，随家丰俭。女家多回巧作之类。次下财礼，次报成结日子。次过大礼，先一日或是日上下催妆冠帔花粉，女家回公掌花幞头之类。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，铺设房卧，谓之“铺房”。女家亲人有茶酒利市之类。至迎娶日，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，女家管待迎客，与之彩段，作乐催妆上车檐，从人未肯起，炒咬利市，谓之“起檐子”，与了然后行。迎客先回至儿家门，从人及儿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等，谓之“杜门”。新妇下车子，有阴阳人执斗，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，望门而撒，小儿辈争拾之，谓之“撒谷豆”，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。新人下车檐，踏青布条或毡席，不得踏地，一人捧镜倒行，引新人跨鞍葶草及秤上过，入门，于一室内当中悬帐，谓之“从虚帐”；或只径入房中坐于床上，亦谓之“坐富贵”。其送女客，急三盏而退，谓之“走送”。众客就筵三杯之后，婿具公掌花胜簇面，于中堂升一榻，上置椅子，谓之“高坐”，先媒氏请，次姨氏或妯氏请，各斟一杯饮之，次丈母请，方下坐。新人门额，用彩一段，碎裂其下，横抹挂之，婿入房，即众争扯小片而去，谓之“利市缴门红”。婿于

床前请新妇出，二家各出彩段，绾一同心，谓之“牵巾”，男挂于笏，妇搭于手，男倒行出，面皆相向，至家庙前参拜毕，女复倒行，扶入房讲拜，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，就床，女向左，男向右坐，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，谓之“撒帐”。男左女右，留少头发，二家出匹段、钗子、木梳、头须之类，谓之“合髻”。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，互饮一盏，谓之“交杯酒”。饮讫掷盏，并花冠子于床下，盏一仰一合，俗云“大吉”，则众喜贺。然后掩帐讫。宫院中即亲随人抱女婿去，已下人家即行出房，参谢诸亲，复就坐饮酒。散后。次日五更，用一卓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，望上展拜，谓之“新妇拜堂”。次拜尊长亲戚，各有彩段巧作鞋枕等为献，谓之“赏贺”。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，谓之“答贺”。婿往参妇家，谓之“拜门”。有力量趣办，次日即往，谓之“复面拜门”，不然，三日七日皆可，赏贺亦如女家之礼。酒散，女家具鼓吹从物，迎婿还家，三日，女家送彩段油蜜蒸饼，谓之“蜜和油蒸饼”。其女家来作会，谓之“暖女”。七日则取女归，盛送彩段头面与之，谓之“洗头”。一月则大会相庆，谓之“满月”。自此以后，礼数简矣。

育子

凡孕妇入月，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，或丽或彩画盆，盛粟秆一束，上以锦绣或生色帕复盖之，上插花朵及通草，帖罗五男二女花样，用盘合装，送馒头，谓之“分痛”。并作眠羊、卧鹿羊、生果实，取其眠卧之义。并牙儿衣物绷籍等，谓之“催生”。就蓐分娩讫，人争送粟粟炭醋之类。三日落脐灸凶。七日谓之“一腊”。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，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，并果子，大展洗儿会。亲宾盛集，煎香汤于盆中，下果子彩钱葱蒜等，用数丈彩绕之，名曰“围盆”。以钗子搅水，谓之“搅盆”。观者各撒钱于水中，谓之：“添盆”。盆中枣子直立者，妇人争取食之，以为生男之征。浴儿毕，落胎发，遍谢坐客，抱牙儿入他人房，谓之“移窠”。生子百日，置会，谓之“百晬”。至来岁生日，谓之“周晬”，罗列盘厉于地，盛果木、饮食、官诰、笔研、秤秤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，观其所先拈者，以为征兆，谓之“试晬”。此小儿之盛礼也。



卷六

正月

正月一日年节，开封府放关扑三日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，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，歌叫关扑。如马行、潘楼街，州东宋门外，州西梁门外踰路，州北封丘门外，及州南一带，皆结彩棚，铺陈冠梳、珠翠、头面、衣着、花朵、领抹、靴鞋、玩好之类。间列舞场歌馆，车马交驰。向晚，贵家妇女纵赏关赌，入场观看，入市店馆宴，惯习成风，不相笑励。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。小民虽贫者，亦须新洁衣服，把酒相酬尔。

元旦朝會

正旦大朝会，车驾坐大庆殿，有介冑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，谓之“镇殿将军”。诸国使人入贺。殿庭列法驾仪仗，百官皆冠冕朝服，诸路举人解首，亦士服立班，其服二量冠、白袍青缘。诸州进奏吏，各执方物入献。诸国使人，大辽大使顶金冠，后檐尖长，如大莲叶，服紫窄袍，金蹀躞；副使展裹金带，如汉服。大使拜则立左足，跪右足，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。副使拜如汉仪。夏国使副，皆金冠、短小样制服、绯窄袍、金蹀躞、吊敦背，叉手展拜。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，并如汉仪。回纥皆长髯高鼻，以匹帛缠头，散披其服。于阗皆小金花毡笠、金丝战袍、束带，并妻男同来，乘骆驼，毡兜铜铎入贡。三佛齐皆瘦脊缠头、绯衣、上织成佛面。又有南蛮五姓潘，皆椎髻乌毡，并如僧人，礼拜入见。旋赐汉装锦袄之类。更有真腊、大理、大石等国，有时来朝贡。其大辽使人，在都亭驿，夏国在教亭西驿，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，回纥、于阗在礼宾院，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。唯大辽、高丽就馆赐宴。大辽使人朝见讫，翌日诣大相国

寺烧香，次日诣南御苑射弓，朝廷旋选能射武臣伴射，就彼赐宴，三节人皆与焉。先列招箭班十余于垛子前。使人多用弩子射，一裹无脚小幞头巾褙子辽人，踏开弩子，舞旋搭箭，过与使人，彼窥得端正，止令人发牙。例本朝伴射用弓箭。中的则赐闹装、银鞍马、衣着、金银器物有差。伴射得捷，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，观者如堵。翌日人使朝辞。朝退，内前灯山已上彩，其速如神。

立春

立春前一日，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。开封、祥符两县，置春牛于府前。至日绝早，府僚打春，如方州仪。府前左右，百姓卖小春牛，往往花装栏坐，上列百戏人物，春幡雪柳，各相献遗。春日，宰执亲王百官，皆赐金银幡胜。入贺讫，戴归私第。

元宵

正月十五日元宵，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，开封府绞缚山棚，立木正对宣德楼，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。奇术异能，歌舞百戏，鳞鳞相切，乐声嘈杂十余里，击丸蹴鞠，踏索上竿。赵野人，倒吃冷淘。张九哥，吞铁剑。李外宁，药法傀儡。小健儿，吐五色水、旋烧泥丸子。大特落，灰药。梢楸儿，杂剧。温大头、小曹，稽琴。党千，箫管。孙四，烧炼药方。五十二，作剧术。邹遇、田地广，杂扮。苏十、孟宣，筑球。尹常卖，《五代史》。刘百禽，虫蚁。杨文秀，鼓笛。更有猴呈百戏，鱼跳刀门，使唤蜂蝶，追呼蝼蚁。其余卖药，卖卦、沙书地谜，奇巧百端，日新耳目。至正月七日，人使朝辞出门，灯山上彩，金碧相射，锦绣交辉。面北悉以彩结，山杏上皆画神仙故事。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，横列三门，各有彩结金书大牌，中曰“都门道”，左右曰“左右禁卫之门”，上有大牌曰“宣和与民同乐”。彩山左右，以彩结文殊、普贤，跨狮子白象，各于手指出水五道，其手摇动。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，用木柜贮之，逐时放下，如瀑布状。又于左右门上，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，用青幕遮笼，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，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。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，约百余丈，用棘围绕，谓之“棘盆”，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，以绘彩结束，纸糊百戏人物，悬于竿上，风动宛若飞仙。内设乐棚，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，并左右军百戏，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。宣德楼上，皆垂黄缘，帘中一位，乃御座。用黄罗设一彩棚，御龙直执黄盖掌扇，列于帘外。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，约

方圆丈余，内燃椽烛，帘内亦作乐。宫嫔嬉笑之声，下闻于外。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，彩结栏槛，两边皆禁卫排立，锦袍，幞头簪赐花，执骨朵子，面此乐棚。教坊钧容直、露台弟子，更互杂剧。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。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，乐人时引万姓山呼。

十四日車駕幸五岳觀

正月十四日，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，有对御（谓赐群臣宴也）。至晚还内围子，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，簪花，红锦团答戏狮子衫，金镀天王腰带，数重骨朵。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，紫上大搭天鹅结带宽衫。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，着绯青紫三色燃金线结带望仙花袍，跨弓箭，乘马，一紮鞍辔，纓纒前导。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，着红方胜锦袄子，看带束带，执御从物，如金交椅、唾盂、水罐、果垒、掌扇、纓纒之类。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，则亲从官执之。诸班直皆幞头锦袄束带，每常驾出有红纱贴金烛笼二百对，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灯。快行家各执红纱珠络灯笼。驾将至，则围子数重，外有一人捧月样兀子锦，覆于马上。天武官十余人，簇拥扶策，喝曰“看驾头！”次有吏部小使臣百余，皆公裳，执珠络球仗，乘马听唤。近侍余官皆服紫绯绿公服，三衙太尉、知濩、御带罗列前导，两边皆内等子。选诸军膂力者，着锦袄顶帽，握拳顾望，有高声者捶之流血。教坊钧容直乐部前引，驾后诸班直马队作乐，驾后围子外左则宰执侍从，右则亲王、宗室、南班官。驾近，则列横门十余人击鞭，驾后有曲柄小红绣伞，亦殿侍执之于马上。驾入灯山，御辇院人员辇前喝“随竿媚来”，御辇团转一遭，倒行观灯山，谓之“鹑鸽旋”，又谓之“踏五花儿”，则辇官有喝赐矣。驾登宣德楼，游人奔赴露台下。

十五日駕詣上清宮

十五日诣上清宫，亦有对御，至晚回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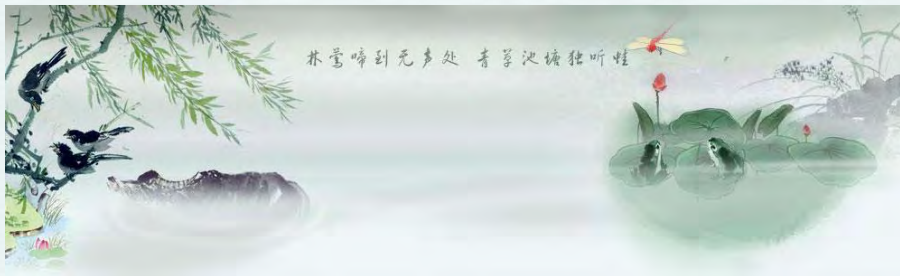
十六日

十六日车驾不出，自进早膳讫，登门乐作，卷帘，御座临轩，宣万姓。先到门下者，犹得瞻见天表，小帽红袍，独卓子。左右近侍，帘外伞扇执事之人。须臾下帘，则乐作，纵万姓游赏。两朵楼相对：左楼相对，郢王

以次彩棚幕次；右楼相对，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。时复自楼上有金凤飞下诸幕次，宣赐不辍。诸幕次中，家妓竞奏新声，与山棚露台上下，乐声鼎沸。西朵楼下，开封尹弹压幕次，罗列罪人满前，时复决遣，以警愚民。楼上时传口敕，特令放罪。于是华灯宝炬，月色花光，霏雾融融，动烛远近。至三鼓，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，都人皆知车驾还内矣。须臾闻楼外击鞭之声，则山楼上下，灯烛数十万盏，一时灭矣。于是贵家车马，自内前鳞切，悉南去游相国寺。寺之大殿，前设乐棚，诸军作乐，两廊有诗牌灯云：“天碧银河欲下来，月华如水照楼台。”并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之诗。其灯以木牌为之，雕镂成字，以纱绢罩之于内，密燃其灯，相次排定，亦可爱赏。资圣阁前安顿佛牙，设以水灯，皆系宰执、戚里、贵近占设看位。最要闹：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，惠林、智海，宝梵，竞陈灯烛，光彩争华，直至达旦。其余宫观寺院，皆放万姓烧香。如开宝、景德大佛寺等处，皆有乐棚，作乐燃灯。惟禁宫观寺院，不设灯烛矣。次则葆真宫有玉柱玉帘窗隔灯。诸坊巷、马行，诸香药铺席、茶坊酒肆，灯烛各出新奇。就中莲花王家香铺灯火出群，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、弄椎鼓，游人无不驻足。诸门皆有官中乐棚。万街千巷，尽皆繁盛浩闹。每一坊巷口，无乐棚去处，多设小影观棚子，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，以引聚之。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门里，则相对右掖门设一乐棚，放本班家口，登皇城观看。官中有宣赐茶酒妆粉钱之类。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，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，远近高低，若飞星然。阡陌纵横，城砵不禁。另有深坊小巷，绣额珠帘，巧制新妆，竞夸华丽，春情荡飏，酒兴融怡，雅会幽欢，寸阴可惜，景色浩闹，不觉更阑。宝骑骎骎，香轮辘辘，五陵年少，满路行歌，万户千门，笙簧朱彻，市人卖玉梅、夜蛾、蜂儿、雪柳、菩提叶、科头圆子、拍头焦半。唯焦半以竹架子出青伞上，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，架子前后亦亦设灯笼，敲鼓应拍，团团转走，谓之“打旋罗”，街巷处处有之。至二九日收灯，五夜城砵不禁，尝有旨展日。宣和年间，自十二月于酸枣门（二名景龙）门上，如宣德门元夜点照，门下亦置露台，南至宝篆宫，两边关扑买卖，晨晖门外设看位一所，前以荆棘围绕，周回约五七十步，都下卖鹌鹑骨馐儿、圆子、半拍、白肠、水晶鲙、科头细粉、旋炒栗子、银杏、盐豉、汤鸡、段金橘、橄榄、龙眼、荔枝。诸般市合，团团密摆，准备御前索唤。以至尊有时在看位内，门司、御药、知省、太尉，悉在帘前，用三五人弟子只应。糝盆照耀，有同白日。仕又观者，中贵邀住劝酒一金杯令退。直至上元，谓之“预赏”。惟周待诏瓠羹，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个，其粗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。

收燈都人出城探春

收灯毕，都人争先出城探春，州南则玉津园外学方池亭榭、玉仙观，转龙湾西去一丈佛园子、王太尉园，奉胜寺前孟景初园，四里桥望牛冈剑客庙。自转龙湾东去陈州门外，园馆尤多。州东宋门外快活林、勃济陂、独乐冈，砚台、蜘蛛楼、麦家园，虹桥王家园，曹、宋门之间东御苑、乾明崇夏尼寺。州北李驸马园。州西新郑门大路，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，院前皆妓馆。以西宴宾楼有亭榭，曲折池塘秋千画舫，酒客税小舟，帐设游赏。相对祥祺观，直至板桥，有集贤楼、莲花楼，乃之官河东、陕西五路之别馆，寻常饯送，置酒于此。过板桥，有下松园、王太宰园、杏花冈。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之磨下蔡太师园。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、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两浙尼寺巴娄寺、养种园，四时花木，繁盛可观。南去药梁园、童太师园。南去铁佛寺、鸿福寺、东西柏榆村。州北模天坡、角桥至仓王庙、十八寿圣尼寺、孟四翁酒店。州西北元有庶人园，有创台、流杯亭榭数处，放人春赏。大抵都城左近，皆是园圃，百里之内，并无闲地。次第春容满野，暖律暄晴，万花争出，粉墙细柳，斜笼绮陌，香轮暖辗，芳草如茵，骏骑骄嘶，杏花如绣，莹啼芳树，燕舞晴空，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，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，举目则秋千巧笑，触处则蹴鞠鲤狂，寻芳选胜，花絮时坠，金樽折翠簪红，蜂蝶暗随归骑，于是相继清明节矣。



卷七

清明節

清明节，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。寒食前一日谓之“炊熟”，用面造枣旗飞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“子推燕”。子女及笄者，多以是日上头。寒食第三节，即清明日矣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。都城人出郊。禁中前半月发官人车马朝陵，宗室南班近亲，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，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，皆系官给。节日亦禁中出车马，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，莫非金装绀幘，锦额珠帘、绣扇双遮，纱笼前导。士庶阖塞诸门，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。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互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，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。各携枣锢、炊饼，黄胖、掉刀，名花异果，山亭戏具，鸭卵鸡乌，谓之“门外土”。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，四垂遮映。自此三日，皆出城上坟，但一百五日最盛。节日坊市卖稠汤、麦糕、乳酪、乳饼之类。缓入都门，斜阳御柳；醉归院落，明月梨花。诸军禁卫，各成队伍，跨马作乐四出，谓之“摔脚”。其旗旄鲜明，军容雄壮，人马精锐，又别为一景也。

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

三月一日，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，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。虽禁从士庶许纵赏，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。池在顺天门外街北，周围约九里三十步，池西直径七里许。入池门内南岸，西去百余步，有面北临水殿，车驾临幸，观争标锡宴于此。往日旋以彩幄，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。又西去数百步，乃仙桥，南北约数百步，桥面三虹，朱漆阑楯，下排雁柱，

中央隆起，谓之“骆驼虹”，若飞虹之状。桥尽处，五殿正在池之中心，四岸石甃，向背大殿，中坐各设御幄，朱漆明金龙床，河间云水，戏龙屏风，不禁游人，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，勾肆罗列左右。桥上两边用瓦盆，内掷头钱，关扑钱物、衣服、动使。游人还往，荷盖相望。桥之南立棂星门，门里对立彩楼。每争标作乐，列妓女于其上。门相对街南有砖石驼砌高台，上有楼观，广百丈许，曰宝津楼，前至池门，阔百余丈，下阕仙桥水殿，车驾临幸，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。临水近墙皆垂杨，两边皆彩棚幕次，临水假赁，观看争标。街东皆酒食店舍，博易场户，艺人勾肆，质库，不以几日解下，只至闭池，便典没出卖。北去直至池后门，乃汴河西水门也。其池之西岸，亦无屋宇，但垂杨蘸水，烟草铺堤，游人稀少，多垂钓之士，必于池苑所买牌子，方许捕鱼，游人得鱼，倍其价买之，临水砑脍，以荐芳樽，乃一时佳味也。习水教罢，系小龙船于此。池岸正北对五殿，起大屋，盛大龙船，谓之“奥屋”，车驾临幸往往取二十日。诸禁卫班直，簪花，披锦绣捻金线衫袍，金带勒帛之类结束，竞逞鲜新。出内府金枪，宝装弓箭，龙凤绣旗，红缨锦轡。万骑争驰，铎声震地。

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

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燕群臣。殿前出水棚，排立仪卫。近殿水中，横列四彩舟，上有诸军百戏，如大旗、狮豹、棹刀、蛮牌、神鬼、杂剧之类。又列两船，皆乐部。又有一小船，上结小彩楼，下有三小门，如傀儡棚，正对水中。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，乐作，彩棚中门开，出小木偶人，小船子上有一白衣垂钓，后有小童举棹划船，辽绕数回，作语，乐作，钓出活小鱼一枚，又作乐，小船入棚。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，亦各念致语，唱和，乐作而已，谓之“水傀儡”。又有两画船，上立秋千，船尾面戏人上竿，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。又一人上蹴秋千，将平架，筋斗掷身入水，谓之“水秋千”。水戏呈毕，百戏乐船，并各鸣锣鼓，动乐舞旗，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。有小龙船二十只，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，各设旗鼓铜锣。船头有一军校，舞旗招引，乃虎翼指挥乐级也。又有虎头船十只，上有一锦衣人，执小旗立船头上，余皆著青短衣，长顶头巾，齐舞棹，乃百姓卸在行人也。又有飞鱼船二只，彩画间金，最为精巧，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，间列杂色小旗绯伞，左右招舞，鸣小锣鼓铙铎之类。又有鳅鱼船二只，止容一人撑划，乃独木为之也。皆进花石朱纒所进。诸小船竞诣奥屋，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，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，迎导于前。其虎头船以绳索引龙舟。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，阔三四丈，头尾鳞鬣，皆雕镂

金饰，利板皆退光，两边列十渡子，充渡为歇泊中，设御座龙水屏风。利板到底深数尺，底上密排大银样，如桌面大者压重，庶不欹侧也。上层楼台观，槛曲安设御座。龙头上人舞旗，左右水棚，排列六桨宛若飞腾。至水殿，舣之一边。水殿前至仙桥，预以红旗插于水中，标识地分远近。所谓小龙，列于水殿前，东西相向；虎头、飞鱼等船，布在其后，如两阵之势。须臾，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，龙船各鸣锣鼓出阵，划棹旋转，共为圆阵，谓之“旋罗”。水殿前又以旗招之，其船分而为二，各圆阵，谓之“海眼”。又以旗招之，两队船相交互，谓之“交头”。又以旗招之，则诸船皆列水殿之东面，对水殿排成行列，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，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，谓之“标竿”，插在近殿水中。又见旗招之，则两行舟鸣鼓并进，捷者得标，则山呼拜舞。并虎头船之类，各三次争标而止。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。

駕幸瓊林苑

驾方幸琼林苑，在顺天门大街，面北，与金明池相对。大门牙道，皆古松怪柏。两傍有石园榴园、樱桃园之类，衙有亭榭，多是酒家所占。苑之东南隅，政和间创筑华觥冈，高数十丈，上有横观层楼，金碧相射，下有锦石缠道，宝彻池塘，柳锁虹桥，花紫凤舸，其花绵素馨、茉莉、山丹、瑞香、含笑、射香等闽、广、二浙所进南花。有月池、梅亭牡丹之类，诸亭不可悉数。

駕幸寶津樓宴殿

宝津楼之南有宴殿，驾临幸嫔御，车马在此。寻常亦禁人出入，有官监之。殿之西有射殿，殿之南有横街，牙道柳径，乃都人击球之所。西去苑西门水虎翼巷横道之南，有古桐牙道，两傍亦有小园圃台榭。南过画桥，水心有大撮焦亭子，方池柳步围绕，谓之“虾蟆亭”，亦是酒家占。寻常驾未幸，习早教于苑大门。御马立于门上。门之两壁，皆高设彩棚，许庶席观赏，呈引百戏。御马上池，则张黄盖击鞭如仪。每遇大龙船出，及御马上池，则游人增倍矣。

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

駕登寶津樓，諸軍百戲，呈于楼下。先列鼓子十數輩，一人搖雙鼓子，近前進致語，多唱“青春三月暮山溪”也。唱訖，鼓笛舉一紅巾者弄大旗，次獅豹入場，坐作進退，奮迅舉止畢。次一紅巾者，手執兩白旗子，跳躍旋風而舞，謂之“撲旗子”。及上竿、打筋斗之類訖，樂部舉動，琴家弄令，有花妝輕健軍士百餘，前列旗幟，各執雉尾蠻牌、木刀，初成行列，拜舞互變開門奪橋等陣，然後列成偃月陣。樂部復動蠻牌令，數內兩人出陣對舞，如擊刺之狀，一人作奮擊之勢，一人作僵仆。出場凡五七對，或以槍對牌，劍對牌之類。忽作一聲如霹靂，謂之“爆仗”，則蠻牌者引退，烟火大起，有假面披髮，口吐狼牙烟火，如鬼神狀者上場。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，帕金皂褲，跣足，携大銅鑼隨身，步舞而進退，謂之“抱鑼”。繞場數遭，或就地放烟火之類。又一聲爆仗，樂部動《拜新月慢》曲，有面塗青綠，戴面具金睛，飾以豹皮錦綉看帶之類，謂之“硬鬼”。或執刀斧，或執杵棒之類，作脚步躡立，為驅捉視聽之狀。又爆仗一聲，有假面長髯，殿裏綠袍靴筒，如鍾馗像者，傍一人以小鑼相招和舞步，謂之“舞判”。繼有二三瘦瘠、以粉塗身，金眼白面，如髑髏狀，系錦綉圍肚看帶，手執軟仗，各作魁諧趨踈，舉止若排戲，謂之“啞雜劇”。又爆仗响，有烟火就涌出，人面不相睹，烟中有七人，皆披髮文身，着青紗短后之衣，錦綉圍肚看帶，內一人金花小帽、執白旗，余皆頭巾，執真刀，互相格斗擊刺，作破面剖心之勢，謂之“七聖刀”。忽有爆仗响，又復烟火。出散處以青幕圍繞，列數十輩，皆假面異服，如祠廟中神鬼塑像，謂之“歇帳”。又爆仗响，卷退。次有一擊小銅鑼，引百餘人，或巾裹，或雙髻，各着彩色半臂，圍肚看帶，以黃白粉塗其面，謂之“抹踈”。各執木棹刀一口，成行列，擊鑼者指呼，各拜舞起居畢，喝喊變陣子數次，成一字陣，兩兩出陣格斗，作奪刀擊刺這態百端訖，一人弃刀在地，就地擲身，背著地有声，謂之“板落”。如是數十對訖，復有一裝田舍兒者入場，念誦言語訖，有一裝村婦者入場，與村夫相值，各持棒杖互相擊觸，如相驅逐。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婦出場畢，後部樂作，諸軍繳隊雜劇一段，繼而露台弟子雜劇一段，是時弟子蕭住兒、丁都賽、薛子大、薛子小、楊總惜、崔上壽之輩，後來者不足數。合曲舞旋訖，諸班直常入只候子弟所呈馬騎，先一人空手出馬，謂之“引馬”。次一人磨旗出馬，謂之“開道旗”。次有馬上抱紅綉之球，擊以紅錦索，擲下于地上，數騎追逐射之，左曰“仰手射”，右曰“合手射”，謂之“拖綉球”。又以柳枝插于地，數騎以划子箭，或弓或弩射之，謂之“蜡柳枝”。又有以十餘小旗，遍裝輪上而背之出馬，謂之“旋風旗”。又有執旗挺立鞍上，謂之“立馬”。或以身下馬，以手攀鞍而復上，

谓之“骗马”。或用手握定镫裤，以身从后秋来往，谓之“跳马”。忽以身离鞍，屈右脚挂马鬃，左脚在镫，左手把鬃谓之“献鞍”，又曰“弃鬃背坐”。或以两手握镫裤，以肩著鞍桥，双脚直上，谓之“倒立”。忽掷脚著地，倒拖顺马而走，复跳上马，谓之“拖马”。或留左脚著镫，右脚击镫，离鞍横身，在鞍一边，右手捉鞍，左手把鬃存身，直一脚顺马而走，谓之“飞仙膊马”。又存身拳曲在鞍一边，谓之“镫里藏身”。或右臂挟鞍，足著地顺马而走，谓之“赶马”。或出一蹬，坠身著秋，以手向下绰地，谓之“绰尘”。或放令马先走，以身追及，握马尾而上，谓之“豹子马”。或横身鞍上，或轮弄利刃，或重物大刀双刀百端讫，有黄衣老兵，谓之“黄院子”，数辈执小绣龙旗前导；宫监马骑百余，谓之“妙法院”；女童皆妙龄翘楚，结束如男子，短顶头巾，各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段窄袍，红绿吊敦束带，莫非玉鞞金勒，宝镫花鞞，艳色耀日，香风袭人，驰骤至楼前，团转数遭，轻帘鼓声，马上亦有呈骁艺者。中贵人许畋押队，招呼成列，鼓声一齐，掷身下马，一手执弓箭，揽缰子，就地如男子仪，拜舞山呼讫，复听鼓声，骗马而上。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，便随男子礼起居。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，分两阵，两两出阵，左右使马直背射弓，使番枪或草棒，交马野战，呈骁骑讫，引退，又作乐。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，有花装男子百余人，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，半着红，半着青锦袄子，义褙束带，丝鞋，各跨雕鞍花鞞驴子，分为两队，各有朋头一名，各执彩画球杖，谓之“小打”。一朋头朋杖击弄球子，如缀球子，方坠地，两朋争占，供与朋头，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，右朋向前争占，不令入孟，互相追逐，得筹谢恩而退。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馀，亦如小打者，但加之珠翠装饰，玉带红靴，各跨小马，谓之“大打”。人人乘骑精熟，驰骤如神，，雅态轻盈，妍姿绰约，人间但见其图画矣。呈讫。

駕幸射殿射弓

驾诣射殿射弓，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余人，皆长脚幞头，紫绣抹额紫宽衫，黄义褙，雁翅排立，御箭去则齐声招舞，合而复开，箭中的矣。又一人口衔一银碗，两肩两手共五只，箭来皆能承之。射毕驾归宴殿。

范苑内縱人關撲遊戲

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，多以彩幕缴络，铺设珍玉、奇玩、匹帛、动使、茶酒器物关扑。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。以至车马、地宅、歌姬、舞女，

皆约以价而扑之。出九和合有名者，任大头、快活三之类，余亦不数。范苑所进奉鱼藕果实，宣赐有差。后苑作进小龙船，雕牙缕翠，极尽精巧。随驾艺人池上作场者，宣、政间，张艺多、浑身眼、宋寿香、尹士安小乐器，李外宁水傀儡，其余莫知其数。池上饮食：水饭、凉水菘豆、螺蛳肉、饶梅花酒，查片，杏片、梅子、香药脆梅、旋切鱼脍、青鱼、盐鸭卵、杂和辣菜之类。池上水教罢，贵家以双缆黑漆平船，紫帷帐，设列家乐游池。宣、政间亦有假赁大小船子，许士庶游赏，其价有差。

駕回儀回

驾回则御裹小帽，簪花乘马，前后从驾臣寮，百司仪卫，悉赐花。大观初，乘骢马至太和宫前，忽宣小乌，其马至御前拒而不进，左右曰：“此愿封官。”敕赐龙骧将军，然后就辔，盖小乌平日御爱之马也。莫非锦绣盈都，花光满目，御香拂路，广乐喧空，宝骑交驰，彩棚夹路，绮罗珠翠，户户神仙，画阁红楼，家家洞府。游人士庶，车马万数。妓女旧日多乘驴，宣、政间惟乘马，披凉衫，将盖头背系冠子上。少年狎客，往往随后，亦跨马轻衫小帽。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，谓之“花褪马”。用短缰促马头，刺地而行，谓之“鞅缰”。呵喝驰骤，竞逞骏逸。游人往往以竹竿挑挂终日关扑所得之物而归。仍有贵家士女，小轿插花，不垂帘幕。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，虽风雨亦有游人，略无虚日矣。是月季春，万花烂熳，牡丹芍药，棣棠木香，种种上市，卖花者以马头竹蓝铺排，歌叫之声，清奇可听，晴帘静院，晓幕高楼，宿酒未醒，好梦初觉，闻之莫不新愁易感，幽恨悬生，最一时之佳况。诸军出郊，合教阵队。



卷八

四月八日

四月八日佛生日，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，煎香药糖水相遗，名曰“浴佛水”。迤邐时光昼永，气序清和。榴花院落，时闻求友之莺；细柳亭轩，乍见引雏之燕。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，初卖煮酒，市井一新。唯州南清风楼最宜夏夏饮，初尝青杏，乍荐樱桃，时得佳宾，觥酬交作。是月茄瓠初出上市，东华门争先供进，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。时果则御桃、李子、金杏、林檎之类。

端午

端午节物：百索艾花、银样鼓儿花、花巧画扇、香糖果子、粽子、白团。紫苏、菖蒲、木瓜，并皆茸切，以香药相和，用梅红匣子盛裹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，卖桃、柳、葵花、薄叶、佛道艾，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，与粽子、五色水团、蔡酒供养，又钉艾人于门上，士庶递相宴赏。

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

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，多有献送，无盛如此。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，最为繁盛。庙在万姓门外一里许，敕赐神保观、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，如球杖、弹弓、戈射之具，鞍辔、衔勒、樊笼之类，悉绵精巧，作乐迎引至庙，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，教坊钩容直作乐，更互杂剧舞旋。太官局供食，连夜二十四盞，各有节次。至二

十四日，夜五更争烧头炉香，有在庙止宿，夜半起以争先者。天晓，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。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，所献之物，动以万数。自早呈拽百戏，如上竿、趯弄、跳索、相扑、鼓板、小唱、斗鸡、说诨话、杂扮、商谜、合笙、乔筋骨、乔相朴、浪子、杂剧、叫果子、学像生、倬刀、装鬼、研鼓、牌棒、道术之类，色色有之。至暮呈拽不尽。殿前两幡竿，高数十丈，左则京城所，右则修内司，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。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，装神鬼，吐烟火，甚危险骇人。至夕而罢。

是月巷陌雜賣

是月时物，巷陌路口，桥门市井，皆卖大小米水饭、炙肉、乾脯、莼苳笋、芥辣瓜儿、义塘甜瓜、卫州白桃、南京金桃、水鹅梨、金杏、小瑶李子、红菱、沙角儿、药木瓜、水木瓜、冰雪、闵水荔枝膏，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。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，悉用银器。沙糖菘豆、水晶皂儿、黄冷团子、鸡头糰、冰雪、细料饅飶儿、麻饮鸡皮、细索凉粉、素笠、成串熟林檎、脂麻团子、江豆栗儿、羊肉小馒头、龟儿沙馅之类。都人最重三伏，盖六月中别无时节，往往风亭水榭，峻宇高楼，雪槛冰盘，浮瓜沉李，流杯曲沼，苞鲜新荷，远迩笙歌，通夕而罢。

七夕

七月七夕，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、州西梁门外瓦子、北门外、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，皆卖磨喝乐，乃小塑土偶耳。悉以雕木彩装栏座，或用红纱碧笼，或饰以金珠牙翠，有一对直数千者。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。又以黄蜡铸为凫雁、鸳鸯、历例、龟鱼之类，彩画金类，彩画金缕，谓之“水上浮”。又以小板上傅土，旋种粟令生苗，置小茅屋花木，作田舍家小人物，皆村落之态，谓之“谷板”。又以瓜雕刻成花样，谓之“花瓜”。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，谓之“果食花样”，奇巧面端，如捺香方胜之类。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，如门神之像，盖自来风流，不知其从，谓之“果食将军”。又以菘豆、小豆、小麦、于磁器内以水浸之，生芽数寸，以红蓝彩楼束之，谓之“种生”。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。七夕前三五日，车马盈市，罗绮满街，旋折未开荷花，都人善假做双头莲，取元一时，提携而归，路人往往嗟爱。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，盖效攀磨喝乐。儿童辈特地新妆，竞夸鲜丽。至初六日七日晚，贵家多结彩楼于庭，谓之“乞巧楼”。铺陈磨喝乐、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，或儿童裁诗，

女郎呈巧，焚香列拜，谓之“乞巧”。妇女望月穿针。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，次日看之，若网圆正，谓之“得巧”。里巷与妓馆，往往列之门首，争以侈靡相向。

中元節

七月十五日中元节。先数日，市井卖冥器靴鞋、幞头帽子、金犀假带、五彩衣服。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。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。耍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，及印卖《尊胜目连经》。又以竹竿斫成三棚，高三五尺，上织灯窝之状，谓之盂兰盆，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。构肆乐人，自过七夕，便般“目连救母”杂剧，直至五十日止，观者增倍。中元前一日，即卖练叶，享祀时铺衬桌面。又卖麻谷窠儿，亦是系在桌子脚上，乃告祖先秋成之意。又卖鸡冠花。谓之“洗手花”。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，才明即卖糜米饭，巡门叫卖，亦告成意也。又卖转明菜、花花油饼、俊赚、沙赚之类。城外有新坟者，即往拜扫。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。本院官给祠部十道，设大会，焚钱山，祭军阵亡殁、设孤魂之道场。

立秋

立秋日，满街卖楸叶，妇女儿童辈，皆剪成花样戴之。是月，瓜果梨枣方盛，京师枣有数品：灵枣、牙枣、青州枣，亳州枣。鸡头上市，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。中贵戚里，取索供卖。内中泛索，金合络绎。土庶买之，一裹十文，用小新荷叶包，糝以麝香，红小索儿系之。卖者虽多，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。

秋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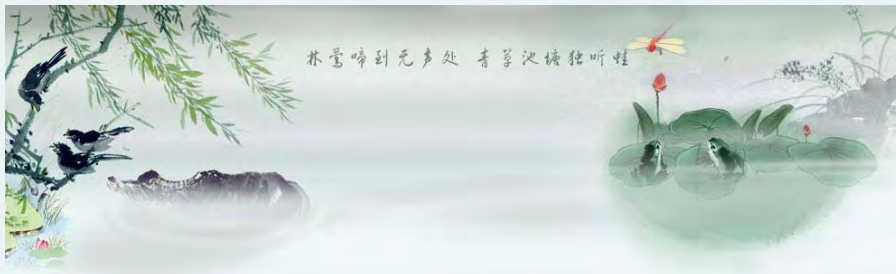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秋社，各以社糕、社酒相赍送贵戚。宫院以猪羊肉、腰子、奶房、肚肺、鸭饼、瓜姜之属，切作棋子片样，滋味调和，铺于饭上，谓之“社饭”，请客供养。人家妇女皆归外家，晚归，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、枣儿为遗，俗云宜良外甥。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，以至雇倩、只应、白席、歌唱之人。归时各携花篮、果实、食物、社糕而散。春社、重午、重九、亦是如此。

中秋

中秋节前，诸店皆卖新酒，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，画竿醉仙锦旆。市人争饮，至午未间，家家无酒，拽下望子。是时螯蟹新出，石榴、漓勃、梨、枣、栗、芋萄、弄色柘桔，皆新上市。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。丝篁鼎沸，近内庭居民，夜深遥闻笙竽之声，宛若去外。闾里儿童，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阗，至于通晓。

重陽

九月重阳，都下赏菊，有数种：其黄白色蕊若莲房，曰“万龄菊”；粉红色曰“桃花菊”，白而檀心曰“木香菊”，黄色而圆者曰“金铃菊”，纯白而大者曰“喜容菊”，无处无之。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。都人多出郊外登高，如仓王庙、四里桥、愁台、梁王城、砚台、毛驼冈、独乐冈等处宴聚。前一二日，各以粉面蒸糕遗送，上插煎彩小旗，掺钉果实，如石榴子、栗子黄、银杏、松子肉之类。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，置于糕上，谓之“狮蛮”。诸禅寺各有斋会，惟开宝寺、仁王寺有狮子会。诸僧皆坐狮子上，作法事讲说，游人最盛。下旬即卖冥衣鞋席帽衣段，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。



卷九

十月一日

十月一日，宰臣已下受衣著锦袄，三日，士庶皆出城飨坟。禁中车马，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。宗室车马，亦如寒食节。有司进暖炉炭。民间皆置间作暖炉会也。

天寧節

初十日天宁节。前一月，教坊集诸妓阅乐。初八日，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；初十日，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；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，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。

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

十二日，宰执、亲王、宗室、百官，入内上寿大起居。乐未作，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，内外肃然，止闻半空和鸣，若鸾凤翔集。百官以下谢坐讫，宰执、禁从，亲王、宗室、观察使已上，并大辽、高丽、夏国使副，坐于殿上。诸卿少百官，诸国中节使人，坐两廊。军校以下，排在山楼之后。皆以红面青俐黑漆黑漆矮偏钉。每分列环饼、油饼、枣塔为看盘，次列果子。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，比以小绳束之。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。三五人共列浆水一桶，立杓数枚。教坊色长二人，在殿上栏杆边，皆浑裹宽紫袍，金带义褙，看盏斟御酒。看盏者，举其袖唱引曰“缓御酒”，声绝，拂双袖于栏干而止。宰臣酒则曰“缓酒”，

如前。教坊乐部，列地山楼下彩棚中，皆裹长脚幞头，随逐部服紫绯绿三色宽衫，黄义襜，镀金凹面腰带，前列柏板，十串一行，次一色画面琵琶五十面，次列箜篌两座，箜篌高三尺许，形如半边木梳，墨漆镂花金装画。下有台座，张二十五弦，一人跪而交擘之。以次高架大鼓二面，彩画花地金龙，击鼓人背结宽袖，别套黄窄袖，垂结带金裹鼓棒，两手高举互击，宛若流星。后有羯鼓两座，如寻常番鼓子，置之小桌子上，两手皆执仗击之，杖鼓应焉。次列铁石方响明金，彩画架子，双垂流苏。次列箫、笙、埙、篪、箛、龙笛之类，两旁对列杖鼓二百面，皆长脚幞头、紫绣抹额、背系紫宽衫、黄窄袖、结带黄义襜。诸杂剧色皆浑裹，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，义襜，镀金带。自殿陛对立，直至乐棚。每遇舞者入场，则排立者叉手，举左右肩，动足应拍，一齐群舞，谓之“授曲子”。

第一盏假酒，歌板色，一名“唱中腔”，一遍讫，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，又一遍，众乐齐举，独闻歌者之声。宰臣酒，乐部起倾杯。百官酒，三台舞旋，多是雷中庆。其余乐人舞者，浑裹宽衫，唯中庆有官，故展裹。舞曲破擷前一遍。舞者入场，至歇拍，续一人入场，对舞数拍。前舞者退，独后舞者终其曲，谓之“舞末”。

第二盏御酒，歌板色，唱如前。宰臣酒，慢曲子。百官酒，三台舞如前。

第三盏左右军百戏入场，一时呈拽。所谓左右军，乃京师坊市两厢也，非诸军之军。百戏乃上竿、跳索、倒立、折腰、弄盏注、踢瓶、筋斗、擎戴之类，即不用狮豹大旗神鬼也。艺人或男或女，皆红巾彩服。殿前自有石镬柱窠，百戏入场，旋立其戏竿。凡御宴至第三盏，方有下酒肉、咸豉、爆肉，双下驼峰角子。

第四盏如上仪舞毕，发谭子，参军色执竹竿拂子，念致语口号，诸杂剧色打和，再作语，勾合大曲舞。下酒榼：炙子骨头、索粉、白肉胡饼。

第五盏御酒，独弹琵琶。宰臣酒，独打方响。凡独奏乐，并乐人谢恩讫，上殿奏之。百官酒，乐部起三台舞，如前毕。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，勾小儿队舞。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，列四行，每行队头一名，四人族拥，并小隐士帽，著绯绿紫青生色花衫，上领四契义襜束带，各执花枝。排定，先有四人裹卷脚袂头、紫衫者，擎一彩殿子，内金贴子牌，擂鼓而进，谓之“队名牌”，上有一联，谓如“九韶翔彩凤，八佾舞青鸾”之句。乐部举乐，小儿舞步进前，直叩殿陛。参军色作语，问小儿班首近

前，进口号，杂剧人皆打和毕，乐作，群舞合唱，且舞且唱，又唱破子毕，小儿班首入进致语，勾杂剧入场，一场两段。是时教坊杂剧色鳖彭刘乔、侯伯朝、孟景初、王颜喜而下，皆使副也。内殿杂戏，为有使人预宴，不敢深作谐谑，惟用郡队装有似像，市语谓之“拽串”。杂戏毕，参军色作语，放小儿队。又群舞《立天长》曲子曲场。下酒：群仙炙、天花饼、太平毕罗乾饭、缕肉羹、莲花肉饼。驾兴，歇座。百官退出殿门幕次。须臾追班，起居而坐。

第六盏御酒，笙起慢曲子，宰臣酒慢曲子，百官酒三台舞。左右军筑球，殿前旋立球门，约高三丈许，杂彩结络，留门一尺许。左军球头苏述，上脚幞头，约锦袄，余皆卷脚幞头，亦红锦衫。十余人。右军球头孟宣，并十余人，皆青锦衣。乐部哨笛杖鼓断送。左军先以球团转众，小筑数遭，有一对次球头，小筑数下，待其端正，即供球与球头，打大赚过球门。右军承得球，复团转众，小筑数遭，次球头亦依前供球与球头，以大赚打过，或有即便复过者胜。胜者赐以银碗锦彩，拜舞谢恩，以赐锦共披而拜也。不胜者球头吃鞭，仍加抹抢下酒，假鼋鱼，密浮酥捺花。

第七盏御酒慢曲子，宰臣酒皆慢曲子，百官酒三台舞讫，参军色作语，勾女童队入场。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，或戴花冠，或仙人髻鸦霞之服，或卷曲花脚幞头，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，结束不常，莫不一时新妆，曲尽其妙。杖子头四人，皆裹曲脚向后指天褙头，簪花，红黄宽袖衫，义褙，执银裹头杖子。皆都城角者，当时乃陈奴哥、俎哥哥、李伴奴、双奴，余不足数。亦每名四人簇拥，多作仙童丫髻，仙掌执花，舞步进前成列。或舞《采莲》，则殿前皆列莲花。榼曲亦进队名。参军色作语问队，杖子头者进口号，且舞且唱。乐部断送《彩莲》讫，曲终复群舞。唱中腔毕，女童进致语，勾杂戏入场，亦一场两段讫，参军色作语，放女童队，又群唱曲子，舞步出场。比之小儿节次增多矣。下酒：排炊羊胡饼，炙金肠。

第八盏御酒，歌板色，一名“唱踏歌”。宰臣酒慢曲子，百官酒三台舞。合曲破舞旋。下酒：假沙鱼、独下馒头、肚羹。

第九盏御酒慢曲子，宰臣酒慢曲子，百官酒三台舞。曲如前。左右军相朴。下酒：水饭、簇釘下饭。驾兴。

御筵酒盏皆屈卮，如菜碗样，而有手把子。殿上纯金，廊下纯银。食器，金银丽漆碗碟也。宴退，臣僚皆簪花归私第，呵引从人皆簪花并破官

钱。诸女童队出右掖门，少年豪俊，争以宝具供送，饮食酒果迎接，各乘骏骑而归。或花冠，或作男子结束，自御街驰骤，竞逞华丽，观者如堵。省宴亦如此。

立冬

是月立冬前五日，西御园进冬菜。京师地寒，冬月无蔬菜，上至宫禁，下及民间，一时收藏，以充一冬食用。于是车载马驼，充塞道路。时物：姜豉、栗子、红丝、末脏、鹅梨、滴理、蛤蜊、螃蟹。



卷十

冬至

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，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产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

大禮預教車象

遇大礼年，预于两月前教车象。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，往来一遭。车五乘，以代五辂。轻重每车上置旗二口，鼓一面，驾以四马。挟车卫士，皆紫衫帽子。车前数人击鞭。象七头。前列朱旗数十面，铜锣鞞鼓十数面。先击锣二下，鼓急应三下。执旗人紫衫、帽子。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袱头紫衫人跨其颈，手执短柄铜？，尖其刃，象有不驯，击之。象至宣德楼前，团转行步数遭成列，使之面北而拜，亦能唱喏。诸戚里、宗室、贵族之家，勾呼就私第观看，赠之银彩无虚日。御街游人嬉集，观者如织。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，并纸画，看人携归，以为献遗。

車駕宿大慶殿

冬至前三日，驾宿大庆殿。殿庭广阔，可容数万人。迟列法驾仪仗庭，不能周偏。有两楼对峙，谓之“钟鼓楼”。上有太史局生，测验刻漏。每时刻作鸡唱鸣鼓一下，则一服绿者执牙牌而奏之，每刻曰“某时几棒鼓”，一时则曰“某时”。正宰执百官皆服法服，其头冠各有品从。宰执亲王加貂蝉笼巾九梁，从官七梁，余六梁至二梁有差。台谏增麈角也。所谓“梁”

者，谓冠前额梁上排金铜叶也。皆绛袍皂缘，方心曲领，中单环珮、云头履鞋。随官品执笏。余执事人皆介帻绯袍，亦有等差。惟閤门御史台加方心曲领尔。入殿只应人给黄方号。余黄长号、绯方长号，各有所至去处。仪仗车辂，谓信幡龙旗相风鸟指南车、木辂、象辂、革辂、金辂、玉辂之类。自有《三礼图》可见，更不缕缕。排列殿门外及御街，远近禁卫、全装铁骑，数万围绕大内。是夜内殿仪卫之外，又有裹锦缘小帽、锦辂缝宽衫兵士，各执银裹头墨漆杖子，谓这“喝探”。兵士十余人作一队，聚首而立，凡十数队。各一名喝曰：“是与不是？”众曰：“是。”又曰：“是甚人？”众曰：“殿前都指挥使高俅。”更互喝叫不停。或叫鸡叫。又置警场于宣德门外，谓之“武严兵士”。画鼓二历面，角称之。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脚装结其上，兵士皆小帽，黄绣抹额，黄绣宽衫，青窄衬衫。日晡时、三更时，各奏严也。每奏先鸣角，角罢，一军校执一长软藤条，上系朱拂子，插鼓者观拂子，随其高低，以鼓声应其高下也。

駕行儀衛

次日五更，摄大宗伯执牌奏中严外办，铁骑前导番袞。自三更时相续而行，象七头，各以文锦被其手，金莲花座安其背，金辔笼络其脑，锦衣人跨其颈，次第高旗大扇，画戟长矛，五色介冑。跨马之士，或小帽锦绣抹额者，或黑漆圆顶袱头者，或以皮如兜鍪者，或漆皮如犀斗而笼巾者，或衣红黄罽画锦绣之服者，或衣纯青纯皂以至鞋裤皆青黑者，或裹交脚袱头者，或以锦为绳如蛇而绕系其身者，或数十人唱引持大旗而过者，或执大斧者，胯剑者，执锐牌者，持镫棒者，或持竿上豹尾者，或持短杵者。其矛戟绵缀五色结带铜铎，其旗扇皆画以龙、或虎、或云彩、或山河。又有旗高五丈，谓之“次黄龙”。驾诣太庙青城，并先到立。斋官前叉竿舍索旗坐约百余人，或有交脚袱头、胯剑、足靴如四直使者千百数，不可名状。余诸司只应人，皆锦袄。诸班直、亲从、亲事官，皆帽子、结带、红锦，或红罗上紫团答戏狮子、短后打甲背子，执御从物。御龙直皆真珠结络、短顶头巾、紫上杂色小花绣衫、金束带、看带、丝鞋。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、红上团花背子三衙并带。御器械官皆小帽、背子或紫绣战袍，跨马前导。千乘万骑，出宣德门，由景灵宫太庙。

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

驾乘玉辂，冠服如图画间星官之服，头冠皆北珠装结，顶通天冠，又

谓之卷云冠，服绛袍，执元圭，其玉辂顶皆缕金大莲叶攒簇，四柱栏槛缕玉盘花龙凤，驾以四马，后出旗。常略上御座，惟近侍二人，一从官傍立，谓之“执绥”，以备顾问。挟辂卫士，皆裹黑漆团顶无脚幞头，着黄色宽衫，青窄衬衫，青裤，系以锦绳。辂后四人，擎行马前。有朝服二人，执笏面辂倒行。是夜宿太庙，喝探警严如宿殿仪。至三更，车驾行事。执事皆宗室。宫架乐作，主上在殿上东南隅西南立，有一朱漆金字牌曰“皇帝位”。然后奉神主出室，亦奏中严外办，逐室行礼毕，甲马仪仗车辂，番袞出南薰门。

駕詣青城齋宮

驾御玉辂青城斋宫。所谓“青城”，旧来止以青布幕为之，画砌甃之文，旋结城阙殿宇。宣、政间悉用土木盖造矣。铁骑围斋宫外，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的千余，罗布郊野。每队军乐一火。行宫巡检部领甲马来往巡逻，至夜严警喝探如前。

駕詣郊壇行禮

三更驾诣郊坛行礼，有三重壝墙。驾出青城，南行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。入外壝东门，至第二壝里面，南设一大幕次，谓之“大次”，更换祭服，平天冠，二十四旒，青袞龙服，中单朱鸟，纯玉佩。二中贵扶侍行至坛前，坛下又有一小幕殿，谓之“小次”，内有御座。坛高三层，七十二级。坛面方圆大丈许，有四踏道。正南曰午阶，东曰卯阶，西曰酉阶，北曰子阶。坛上设二黄褥，位北面南，曰“昊天上帝”；东南面曰“太祖皇帝”。惟两矮案上设礼料，有登歌道士十余人，列钟磬二架，余歌色及琴瑟之类，三五执事人而已。坛前设宫架乐，前列编钟玉磬。其架有如常乐，方响增其高大。编钟形销褊上下两层，挂之架，两角缀以流苏。玉磬状如曲尺，系其曲尖处，亦架之，上下两层挂之。次列数架大鼓，或三或五，用木穿贯，立于架座上。又有大钟，曰景钟，曰节鼓。有琴而长者，如箏而大者，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，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窃者，如笙而大者，如箫而增其管者。有歌者，其声清亮、非郑、卫之比。宫架前立两竿，乐工皆裹介幘如笼巾，绯宽衫，勒帛。二舞者，顶紫色冠，上有一横板，皂服朱裙履。乐作，初则文舞，皆手执一紫囊，盛笙笛管结带。武舞，一手执短槊，一手执小牌，比文舞加数人，击铜饶响环，又击如铜灶突者。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。舞者如击刺，如乘云，如分手，皆

舞容矣。乐作，先击祝，以木为之，如方壶，画山水之状，每奏乐击之，内外共九下，乐止则击敔，如伏虎，脊上如锯齿，一曲终，以破竹刮之。礼直官奏请驾登坛，前导官皆躬身，侧引至坛止，惟大礼使登之，先正北一位拜，跪酒，殿中监东向一拜，进爵盞；再拜，兴；复诣正东一位，才登坛而宫架声止，则坛上乐作。降坛则宫架乐复作。武舞上，复归小次。亚献终，献上亦如前仪。当时燕越王为亚终献也。第二次登坛，乐作如初，跪酒毕，中书舍人读册，左右两人举册而跪读。降坛复归小次，亚终献如前。再登坛，进玉爵盞，皇帝饮福矣。亚终献毕，降坛，驾小次前立，则坛上礼料币帛玉册，由西阶而下。南墼门外去坛百余步，有燎炉，高丈许，诸物上台，一人点唱入炉焚之。坛三层，回踏道之间，有十二龕，祭十二宫神。内墼外祭百星。执事与陪祠官皆面北立班。宫架乐罢，鼓吹未作，内外数十万众肃然，惟闻轻风环佩之声，一赞者喝曰：“赞一拜！”皆拜，礼毕。

郊畢駕回

驾自小次祭服还大次，惟近侍椽烛二百余条，列成围子，至大次更服衮冕，登大安辇，辇如玉辂而大，无轮，四垂大带。辇官服色，亦如挟路者。才升辇，教坊在外墼东西排列，钧容直先奏乐，一甲士舞一曲破乞，教坊进口号，乐作，诸军队伍鼓吹，皆动声震天地，回青城，天色未晓，百官常服入贺，赐茶酒毕，而法驾仪仗铁骑，鼓吹入南薰门。御路数十里之间，起居幕次，贵家看棚，华彩鳞砌，略无空闲去处。

下赦

车驾登宣德楼，楼前立大旗数口，内一口大者，与宣德楼齐，谓之“盖天旗”。旗立御路中心不动。次一口稍小，随驾立，谓之“次黄龙”。青城、太庙，随逐立之，俗亦呼为盖天旗。亦设宫架，乐作，须臾，击析之声，旋立鸡竿，约高十数丈，竿尖有一大木盘，上有金鸡，口衔红幡子，书“皇帝万岁”字。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，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，捷得金鸡红幡，则山呼谢恩乞。楼上以红锦索通门下一彩楼上，有金凤衔赦而下，至彩楼上，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。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，罪人皆绯缝黄布衫，狱吏皆簪花鲜洁，闻鼓声，疏枷放去，各山呼谢恩乞，楼下钧容直乐作，杂剧舞旋，御龙直装神鬼，斫真刀倬刀。楼上百官赐茶酒，诸班直呈拽马队，六军归营，至日晡时礼毕。

駕還擇日詣諸宮行謝

駕还内，择日诣景灵东西宫行恭谢之礼三日。第三日毕，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。是月卖糍糕鹌兔方盛。

十二月

十二月，街市尽卖撒佛花、韭黄、生菜、兰芽、勃荷、胡桃、泽州饴。初八日，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，作队念佛，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，坐一金铜或木佛像，浸以香水，杨枝洒浴，排门教化，诸大寺作浴佛会，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，谓之“腊八粥”。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。腊日，寺院送面油与门徒，却入疏教化上元灯油钱。闾巷家家互相遗送。是月景龙门预赏元夕于宝篆宫，一方灯火繁盛。二十四日交年，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，备酒果送神，烧合家替代钱纸，贴灶马于灶上。以酒糟涂抹灶门，谓之“醉司命”。夜于床底点灯，谓之“照虚耗”。此月虽无节序，而豪贵之家，遇雪即开筵，塑雪狮，装雪灯，以会亲旧。近岁节，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，及财门钝驴、回头鹿马、天行帖子。卖乾茄瓠、马牙菜，胶牙饴之类，以备除夜之用。自入此月，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，装妇人神鬼，敲锣击鼓，巡门乞钱，俗呼为“打夜胡”，亦驱祟之道也。

除夕

至除日，禁中呈大雉仪，并用皇城亲事官。诸班直戴假画，绣画色衣，执金枪龙旗。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，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。用镇殿将军二人，亦介冑，装门神。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，装判官。又装钟馗、小妹、土地、灶神之类，共千余人，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，谓之“埋祟”而罢。是夜禁中爆竹山呼，声闻于外。土庶之家，围炉团坐，达旦不寐，谓之“守岁”。凡大礼与禁中节次，但尝见习按，又不知果为如何，不无脱略，或改而正之，则幸甚。